

<<季羨林谈佛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季羨林谈佛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062450

10位ISBN编号：7543062453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武汉出版社

作者：季羨林

页数：3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季羨林谈佛>>

前言

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，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。

1935年，我到了德国哥廷根，开始学习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，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。

从那以后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时间里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“杂”到什么程度，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，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。

“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？”

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。

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，对佛教也不例外。

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：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，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，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，都有其产生根源，都是人制造成的，都是破绽百出，自相矛盾的，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。

因此，研究越深入，则信仰越淡薄。

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，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，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，不够深入，自欺欺人。

佛教当然也是如此。

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？

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，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。

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，从本质上来看，也是正确的。

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。

但是我感觉到，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、片面化的倾向。

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。

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。

谩骂不等于战斗，也不等于革命性强，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，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。

平心而论，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，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。

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。

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，完美无缺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？

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。

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，一个文化，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，如果固步自封、抱残守缺，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，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，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。

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，一种植物，必须随时嫁接，方能永葆青春；放任不管，时间一久，就会退化。

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，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，历时之久，为各民族所仅见。

原因当然是很多的，重要原因之一，我认为，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，随时“拿来”，决不僵化。

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，传入中国以后，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，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。

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，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，促其发展、助其成长。

这是公认的事实，用不着再细加阐述。

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，不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一些史学家、哲学史家，除了谩骂者以外，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，不够全面。

他们说，佛教是唯心主义，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，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。

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，佛教只是一个“反面教员”。

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，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。

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。

100年以前，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，佛教有辩证思想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，言必称马？，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。

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，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。

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，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。

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，细致地、客观地、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，然后再做出结论。

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，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。

现在大家都承认，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。

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，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，经历了试探、适应、发展、变、渗透、融合许许多多阶段，最终成为中国文化、中国思想的一部分。

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，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，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，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值得深入研究的。

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，有的流传时间长，有的短。

几乎要跟佛教“对着干”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，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。

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。

冯定同志在世时，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。

我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是宗教先消灭呢，还是国家、阶级先消灭？

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？：国家、阶级先消灭，宗教后消灭。

换句话说，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，在一定的时期内，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，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。

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，我却至今深信不疑。

我记得，马克思讲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。

“宗教需要”有多种含义：真正的需要、虚幻的需要，甚至麻醉的需要，都属于“需要”的范畴，其性质大相径庭，其为需要则一也。

否认这一点，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。

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、宣传无神论了呢？

不，不，决不。

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。

宣传、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。

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，为宗教张目。

但是，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，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，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，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。

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，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。

总起来看，小的宗教，比如会道门一类，是容易消灭的。

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。

即使消灭，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。

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，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。

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。

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？

印度史家、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，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，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。

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，我们只能说，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，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。

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，什么组织大力宣传，大力打击的结果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，也是十分罕见。

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。

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，建国至今快70年了。

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，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然而结果怎样呢？

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，在苏联，宗教并没有被消灭，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。

“一边倒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，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，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
总之，我认为，对任何宗教，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，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“消灭”。

唯一的原因就是，这样做，毫无用处。

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，我们一不张皇失措，二不忧心忡忡。

张皇无用，忧心白搭。

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，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。

操之过急，徒费气力。

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、无神论教育。

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，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。

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、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？

会的，但并非决定性的。

研究宗教史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、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，改变自己。

在欧洲，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。

在亚洲，佛教小乘改为大乘，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，比如说在日本，改为和尚能结婚，能成家立业，也是一个例证。

在日本，佛教不可谓不流行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，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。

我刚从日本回来，在日本，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，到处可见，只在京都一处，就有1700多所。

中国所谓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同日本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。

寺里绿树参天，净无纤尘，景色奇秀，幽静宜人，同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，人一走进去，恍如进入另一世界。

日本人口众多，土地面积狭小，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，其中必有缘故吧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、非常有意义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
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：佛教在日本，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，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，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，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！

我感觉到，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。

但是，我确实是这样想的，我不愿意欺骗别人，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话说得太远了，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。

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。

我对佛教教义，一无兴趣，二无认识。

我一开始就是以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。

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，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。

让我来谈佛教教义，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。

但是，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，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。

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，那不是谦虚，而是虚伪，为我所不取。

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，那就是狂妄，同样为我所不取。

我懂一些佛教历史，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。

我总的感觉是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。

同日本比较起来，落后很远。

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，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、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，更要细致、具体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，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。

这一件工作，不管多么艰巨，是迟早非做不行的，而且早比迟要好，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

<<季羨林谈佛>>

史、中国思想史、中国文化史，再细分起来，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、中国语言史、中国音韵学史、中国建筑史、中国音乐史、中国舞蹈史等等。

总之，弄不清印度文化、印度佛教，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。

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，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，都受到深刻的影响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，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。

现在《文史知识》——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——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，我认为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见地。

《文史知识》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，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，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。

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，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，还可以获得灵感，获得启发，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，以此为契机，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，越走越深入，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内容概要

释迦牟尼到底是什么人？
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？
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有什么意义？
为什么中国佛教有倒流的现象？

《季羨林谈佛学》是季羨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，在本书中，季羨林先生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，并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佛教的传布与发展，找出了佛教演变的规律，是中国人研究佛教的入门读物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作者简介

季羨林，生于1911年8月6日，字希逋，又字齐奘。
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。
1935年留学德国，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他一生精通12国语言，在佛典语言、中印文化关系史、佛教史、印度史、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，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东方学家、翻译家和散文家，也是国内外极少数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，对佛教研究、中国文化、东西方文化体系、东西方文化交流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，享年98岁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书籍目录

代序：我和佛教研究

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

释迦牟尼

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——提婆达多问题

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

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

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

佛教的传入中国——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

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

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

浮屠与佛

再谈浮屠与佛

法显

唐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

关于玄奘

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

中国佛教史上的《六祖坛经》

《列子》与佛典

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

佛典中的“黑”与“白”

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

作诗与参禅

禅趣人生

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

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

佛教的倒流

<<季羨林谈佛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为了解决提婆达多问题，我想从分析佛典中关于他的记载入手。

现存的佛典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一家之言。

提婆达多是斗争的失败者，对于他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记载。

既然不真实，就必然自相矛盾。

这情况有点像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，他们的著作（如果有的话）都已荡若云烟，今天要想了解他们，只能从他们那些胜利了的论敌的诬蔑不实之辞中去细心地爬罗剔抉。

对于提婆达多，我们也只能利用现存的佛典，剔抉其矛盾之处，然后努力摄取真相。

佛典中关于提婆达多的论述多如牛毛。

想全面地介绍提婆达多，困难不在于材料太少，而在于材料太多。

我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以唐义净译的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》为基础来加以叙述（以下简称），于必要时采用一些其他佛典的说法。

实际上类似一部佛传，我只选取其中与提婆达多关系密切的事件加以介绍。

的梵文原文已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（Gilgit）发现，但残缺不全，只剩下最后一段，对我们参考价值不大。

《破僧事》叙述提婆达多破僧的故事用的是典型的印度方式。

几乎是从开天辟地讲起，讲人类的出现、人类的逐渐堕落、私欲渐增，出现了争夺土地的现象，因而产生了国王（地主），中间经过了无数年代，出现了释迦种，又经历了不同的国王统治，到了师子颊王。

他生了四个儿子：净饭、自饭、斛饭、甘露饭。

净饭王生二子，长子即佛祖释迦牟尼，次子是难陀。

白饭生二子，斛饭生二子，甘露饭也生二子，长子是阿难（庆喜），次子是提婆达多。

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。

接着讲释迦牟尼的诞生，用的也完全是印度方式，从睹史多天宫讲起，佛典中所有的佛传几乎都是这样。

在以下的叙述中，一方面竭力宣扬佛祖的神奇，另一方面又竭力渲染提婆达多的卑劣。

提婆达多与佛祖一败一胜，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中的。

佛祖与提婆达多的矛盾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。

太子（佛祖）学习乘马射箭，有博士来教，他的阿舅就说：“唯提婆达多本自恶性，无有慈心，愿请博士勿教妙杀之法。

”薛舍离城的居民向太子献宝象。

提婆达多出于嫉妒，打死宝象，太子把大象尸体遥掷城外。

太子挽弓射下大雁，提婆达多来抢。

后来太子厌倦人世，出家修道。

渡过弥伽（恒）河，到了王舍城附近的阁崛山旁野林中，修习苦行，同一群苦行者在一起。

他翘一足至二更方休，他五热灸身至二更方休，实行严酷的苦行。

但是，他不久就感觉到，这样苦行的结果仍然是天上人间轮回不息，“此是邪道，非清净道。

”（《大正大藏经》24，119b）他便毅然舍弃这种苦行方法，另寻其他途径。

他走到伽耶城南尼连禅河边，在这里实行另外一种苦行，想闭塞诸根，不令放逸，闭气不令喘息，结果身体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仍然不得入于正定。

只喝小豆大豆及牵牛子汁，结果身体羸弱，毫无所获。

最后他认识到，“此非正道，非正智，非正见，非能到于无上等觉。

”（《大正大藏经》24，121b）他决心舍弃苦行之道，吃了二村女献上的粥，恢复了体力。

他来到了尼连禅河东金刚地，坐在菩提树下，终于证无上正智，他成了佛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编辑推荐

《季羨林谈佛(季羨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)》是季羨林佛教作品白金珍藏版，收录季羨林大师长达半世纪的佛教论著。

《季羨林谈佛(季羨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)》是季羨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，中国人研究佛教的必读图书，让您轻松读懂佛教。

季羨林之子季承首次授权出版，独家发布季羨林生前珍贵照片。

数百幅精美插图，用图解的方式解读佛学大师的智慧。

<<季羨林谈佛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